



閩小紀 閩雜記

〔清〕

施鴻保撰

〔清〕

周亮工撰

K295.7

5

2

来新夏
校点

闽 闽 杂 小 记 纪

〔清〕

施
鸿
保
撰

〔清〕

周
亮
工
撰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91.4.20

八闽文献丛刊
闽小纪·闽杂记

来新夏校点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875印张 2插页 219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50

书号: 11173·100 定价: 2.00元

BC39/0401

闽
小
纪

说 明

《闽小纪》四卷，清初周亮工撰。周字元亮，一字絨斋，栢园。河南祥符人。明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生，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卒，年六十一岁。明崇祯十三年进士，任山东潍县令、浙江道试御史。入清后，历任两淮盐法道、淮阳海防兵备道，福建按察使、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吏部侍郎。顺治十二年以事被劾入狱，十八年赦归。康熙元年，复任山东青州海防道、江南江安督粮道等官。八年又被劾去职，旋卒。子周在浚为撰《周栢园先生年谱》，简记生平附于《赖古堂集》。此外记周亮工生平的传记尚有多篇，如《清史列传》七九有传，姜宸英：《湛园未定稿》六有墓志铭，鲁曾煜：《秋塍文钞》三有传略，林佺：《樸学斋文稿》有传。他如《清画家诗史》、《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及《国朝名人辑略》等均记有栢园行事。

周亮工是清初著名学者和艺术鉴赏家，精于书画、印章的鉴赏。著述甚富，有《因树屋书影》十卷、《读画楼画人传》四卷、《印人传》四卷及《赖古堂集》二十四卷等多种。《闽小纪》是他任官福建时杂记当地风物之作。

《闽小纪》是清代较早记述福建地方风土、人情、物产、工艺、掌故的杂著。后出有关诸作如《闽杂记》、《闽游偶记》等多仿其体例，采其内容，如《稊荔》、《纸箫》等多则均被后出诸作所辑取。

是书卷首有王有年、汪楫、黄虞稷、范骧、孙沂如、罗耀诸序，除记撰述及付梓缘由外，大都是推崇之词。独黄虞稷序记全

书内容甚备。黄序说：

“凡夫全闽之轶事旧闻，方物土产，大而人文之盛，微而工伎之巧，幽而洞壑之奇，细而物类之夥，事涉隄异，他方所鲜，即群焉传诵，目未及覩者，与夫方言里语足备博闻，皆征诸睹记，笔以成书，名之曰《闽小纪》。”

是书记福建物产情况如茶、荔枝、龙眼、兰花等特详，如卷一的《尤物》、《唱龙眼》、《鱼鱿娇》、《闽茶》、《稊荔》，卷二的《树兰》、《蜜渍兰》，卷三的《蕃薯》、《长乐瓜荔》等条皆是。他如卷二《江瑶柱》，卷二《海参》、《西施舌》等条之记海产；卷一《闽酒》条之记造酒；卷二《收香鸟》、《鹧鸪》等条之记禽类；卷二《江皓臣》、《吴平子林公兆》、《德化磁》等条之记特种工艺，都有可供采择参证之处。

是书所记颇有可备研究社会经济状况的材料，如卷一《稊荔》条记明清之际商业资本活跃在农业经济领域中的状况说：

“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入货，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闽人曰稊。有稊花者、稊孕者、稊青者。树主与稊者，倩惯估乡老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曰：某树得干几许，某少差，某较胜。虽以见时之多寡言，而后日之风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与所估不甚远。估时两家贿互人：树家嘱多，稊家嘱少。”

又同卷《磴田》条记社会动乱时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情况说：

“闽中壤狭田少，山麓皆治为陇亩，昔人所谓磴田也。丧乱以来，逃亡略尽，磴田芜秽尽矣。予《寒食登邵武诗话楼》诗，有‘遗令不须仍禁火，四郊茅舍久无烟’之句。”

栎园颇称博涉，所以书中尚有杂考多则，如卷二《仙霞兜子》条考“轿”字始见于淮南王刘安的《谏击闽越书》；《考亭》条考以考亭称朱熹为不恰。又以擅诗文、好学术，书中辑入闽人

遗诗佚文较多，而卷四最多。他对闽中学人曹学佺、徐燧、谢肇淛等的掌故逸闻也多记述，如卷四《闽中藏书》条就记称：

“徐兴公云：吾乡前辈藏书富者，马恭敏公森、陈方伯公暹。马公季子能读能守；陈公后昆寝微，则散如云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玉太史公应鍾，亦喜聚书，捐馆未几，书尽亡失。然四公之书，咸有朱黄批点句读，余间得之，不啻拱壁也。予友邓参知原岳、谢方伯肇淛、曹观察学佺，皆有书嗜：邓则装潢齐整，触手如新；谢则锐意蒐罗，不施批点；曹则丹铅满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则三君又不能窥予藩篱也。”

这条记载不仅记福建学者的遗闻，也足为书林增一掌故。

有的条目虽所记为闽地风尚，但却能从中反映当时的阶级关系。如卷一《唱龙眼》记称：

“龙眼枝甚柔脆，熟时赁惯手登采，恐其恣啖，与约曰：‘歌勿辍，辍则弗给值。’树叶扶疏，人坐绿阴中，高低断续，喁喁弗已，远听之，颇足娱耳，土人谓之唱龙眼。”

这虽然描述了收获龙眼的工序，但更重要的可藉此了解到果园主对雇工的苛刻态度。

是书卷三有《烈女高氏》条，连篇录入高云客所写长诗，尽力宣扬封建伦理，成为书中的糟粕，正以见撰者时代与阶级的局限。

是书原收入《四库全书》，以“自始至末，皆谈闽事，究为方志之支流”而“附书地理类”。乾隆五十二年，清政府发现收入四库中的李清所著《诸史同异录》中有诋毁清朝统治的字句，于是又重新检查所收各书，把李清、周亮工、吴其贞和潘耒章四人所著十一种书从中撤出，但各书副本及提要仍存宫中。一九六四年，中华书局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把能找到的九种书的提

要——即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周亮工的《读画录》、《书影》、《闽小纪》、《印人传》；吴其贞的《书画记》和潘耒章的《国史考异》等九份提要补录在《总目》的后面，题为《四库撤毁书提要》。在《闽小纪》的提要中记述了该书的主旨和对它的评论说：

“是编乃其官福建布政使时所作，多述其地物产民风，亦兼及遗闻琐事与诗话之类，叙述颇为雅令，时时参以议论，亦有名儒之风，多可以为谈助。其中如辨李骐、马铎无同母事、倒挂鸟非桐花凤、《金凤传》为明末徐燧伪托、考亭乃黄氏亭名、非朱子之号、蛮鼓洋为鞞鼓之讹、李白僧伽歌与神僧传李邕碑皆不相符、杨慎名蛙赋由误解江淹紫蘼春而发华之语，亦颇有考证。惟解韦庄‘上相间分白打钱’以为徒手相搏，未免强作解事耳。其中《闽酒》、《朱竹》诸条与所作《因树屋书影》彼此复出。盖兴到即书，偶然未检；然在近代说部之中，固为雅驯可观矣。”

至于是书究有何窒碍而被撤毁？通读全书似仍在怀明而诋清，如卷四《鼓山茶》条说：

“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一云，国朝每岁进贡，至杨文敏当国，始奏罢之，然近来官取，其扰甚于进贡矣！”

所谓“杨文敏”当指明历事四朝的杨荣——卒谥“文敏”。则所谓“国朝”乃指明朝无疑，而二卷本改作“前朝”，尤为明证。所谓“近来”当指在闽撰书之时，即清顺治四年至十二年间。所记直斥清初“官取”特产之扰甚于明之进贡，而明之进贡尚为杨荣所“奏罢之”，则栢园之左明右清，昭然可见，也无怪它的被撤毁。

《闽小纪》有四卷本、二卷本和一卷本。四卷本是康熙间赖

古堂家刊本，刊印较好，内容也较完整；但也有略于他本者。如记闽茶，四卷本仅卷一有《闽茶》条一则、卷四有《鼓山茶》条一则；而赖刊二卷本则除包含上二则外，尚多十二则，《说铃》二卷本则多十三则。又赖刊二卷本卷一有《闽酒》条十七则，《说铃》二卷本卷一《闽酒》条十八则（二者实则相同，赖本将十二、十三两则连为一则）；四卷本卷一则无《闽酒》条，而仅在卷二有《闽酒》条一则。二卷本有二种：一是赖古堂刊二卷本，一是《说铃》前集二卷本，后者比前者稍多，如赖本卷二至《雪峰》条止，而《说铃》本此后尚有多则。后来的《丛书集成》本、《龙威秘书七集》本、《古今说部丛书》第八集本、《说库》本均同《说铃》前集二卷本。二卷本所删节者主要是四卷本所录入的诗文，赖古堂刊二卷本有汪楫等五序，缺王有年序。《说铃》本则删去全部序文。又如四卷本卷三《蕃薯》条于记蕃薯之传入中国并其功用外附录何镜山所撰《蕃薯颂》一文，二卷本则仅有记事而略去何文，《曹能始》、《林初文》及卷四《黄让》等条均略去录诗部分。又有整条全删者，如四卷本中《闽茶曲》、《闽酒曲》、《晁无咎诗》、《闽语》、《林子羽遗句》、《泉趋》、《砧声》、《林鲁生》、《烈女高氏》、《卢圭斋诗》、《荔枝赋》及《荔子诗话》等记录诗文各条二卷本均删去。至《鼓山茶》条被删恐以触犯忌讳之故。一卷本见收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因二卷本流传较广，此本遂无足重轻。

此点校本以康熙间赖古堂刊四卷本为底本，并参读了两种二卷本，作了一些校补。校补情况除在《说明》中述及外，在有关部分加了括弧按语。为了便利读者，我在卷首新增了各卷的条目。

来新夏一九八二年国庆

目 录

叙六篇 王有年、汪楫、黄虞稷、
范骧、孙沂如、罗耀。

卷之一

尤物 唱龙眼 绝技 相思鸟 鱼鲑娇 龙虾
江瑶柱 汀城奇石 万安桥 白打 蛭苗 桥梁
闽茶 闽酒 海错 才隼 接龙眼 佛生柿 樸荔
荔歌 困关以上无荔 石背 礮田 茉莉树 燕窝
珍珠伞 方竹杖 夹竹桃 相人书 榕树 水晶丸
不解 柳 龟 火浣布 李骐 林太守春泽
林太守元美 林宗伯 莆田黄氏解元 幼年科第 土笋
线虫 没子 莆田宋去损 祖谦《闽酒曲》 《闽茶曲》

卷之二

仙霞兜子 大清明 玉华洞 马蹄帖 林金宪
收香鸟 鸬鹚 九鲤湖鸥 闽女 树兰 蜜渍兰
死有前定 金凤传 千岩逸句 江皓臣 吴平子 林公兆
鲳鱼樽 虎蜉 海参 西施舌 夜燕 晁无咎诗
陈叔度 德化磁 酒魂 闽酒 错认水 神光寺侍者
纸箫 德化磁箫 命同 苏才翁八分书 枫亭井水
考亭 鞞鼓 蔡忠惠祠 土牛 凤尾蕉 三苏祠联
仙门洞 雪峰 闽语 闽语

卷之三

僧伽 木棉庵 林文祐 一榜三及第 七里三状元

乡试二十六名 第十九名 掾曹 陈伯震联对 郑鹭鹭
 珠娘 龟脚 蕃薯 长乐瓜荔 仙霞岭 曹能始
 洪都御史 林子羽遗句 闽诗 黄明立黄俞言 林初文
 泉趋 砧声 林鲁生 潘元辰 许岩长 娘子桥
 徐惟和 方子及沆 邓氏女 金鸡 嘉客红 朱竹
 九龙滩 烈女高氏 墨鱼 鲛鱼 龙虱

卷之四

林清 林子羽 林廷纲 闽贫生 永福鬼诗 林蕴
 郑善夫 庄维春 张司马 林氏 林世璧 黄让
 郑汝昂 宗子相 谢祖 郑堂 林九成 董槐
 鼓山茶 郑参知 转华庵箕仙诗 海扇 陈幼孺
 徐惟和 谢在杭 仙霞岭 卢圭斋诗 黄秋声
 周所谐 谢司农诗 何樵仲 周庚 鸿门宴 林春秀
 墨纱灯 问月楼集 天印禅师 雪峰僧诗 痴颐子
 卫公漳浦诗 刘昌言 徐彝甫诗 黄后谷 范青衣
 咏酒 闽中藏书 闽中风土 髻髻 《荔支赋》
 荔支评 荔子诗话 荔事拾遗

叙

丁亥之秋，栢园周公奉命观察于闽，扬历藩阒凡八载，晋都御史而后去。是时，中原初定，抢攘多故，闽之监司，不以时至。公屡摄他官，遍历八闽。闽固山海奥区也。其山川时序，畸人异事以及草木禽鱼可喜可愕之状，公聚录成书，名曰《闽小纪》，命予小子为之叙：繄惟在昔贤豪，躬所阅历，必有纪载，如《南方草木状》、《荆楚岁时纪》之类，未可指数。凡以志感遇而资多识，往往旁搜远讨，多所征引焉。然公所为，有独难矣。方公之入闽也，鲸鱼未化，寇盗充斥，内外交讧，军书旁午。公躬擐甲胄，慨慷登陴，危楼长啸，贼为夜走。稍暇，宾客填咽，饮酒赋诗，终夕不倦。然则小纪者，固盾鼻磨墨之余，灯炮客散之后，公所涉笔而成者也。至其中所载，即微物必备其性情出处，真伪异同之致。考核证据，靡不尽情。噫！此岂寓公游客流览风物者所克辨哉！明神宗时，王敬美曾分守此土，著有《闽部疏》，然所治仅兴、泉一道，宜其略而不详。且当承平无事，退食多暇，聊以点缀风雅云耳。其与公难易相去为何如耶？虽然，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公宁以此自见哉！史称王右军有社稷大虑，每愤国势偏安，清谈误俗。至今读所与会稽王及殷浩书，未尝不掩卷而叹也。然而耽于异闻，寓书所识，远访蜀之盐井火井，楼观门屋，以及长卿、子云之后。由是知志大思深，负经国远猷者，往往不遗琐屑如此。嗟夫！公之伟伐奇谤，胥得于闽。闽之戴公如父母，至今不衰。公之违闽亦且二十年矣，而犹拳拳于小纪。无情细数（类），公且久而不忘，而况于闽人哉！而又况于当日哉！然则

览此纪者，亦可以得公之志悠然而兴矣！仅日侈博洽而资谈助也，非公之所许也。时康熙戊申重九同里后学王有年顿首题于芜湖舟次。

序

尝读《周礼》，见周公之体国经野，绥兆民，均邦国，于凡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之制，无不备，噫嘻盛矣！及观蝓剪薙氏之掌，壶涿薙族之职，天鸟之巢何以覆，蠹物何以薰，草生何以化，驱水虫则击土鼓，去蛙黾则焚牡蕪：凡若此者，周公皆有以悉之，何详且细也。夫周公岂屑屑小物哉？盖惟纪其大，不遗其细，天下万世所以赖周公之备物致用于无极也。《闽小纪》一书乃栌园先生莅闽时所集，于其去闽之后十年，楫始得受而读之，犹览《荆楚岁时纪》而知杏酪、麦粥之有因也；犹采任昉《述异记》而知越有橘籍，合浦有珠市也；犹观《青箱记》而知石榴为金樱，蜜为蜂糖也。夫闽地当革故鼎新之后，民穷赋急，加以戈船出没海上，征兵乞饷，日夕不宁。先生以观察而于治狱之外而治兵，而治赋，而衡文。事势纷错，他人往来符牒文案，犹恐不给，先生且克勤小物如此，此先生之浏览博物，自有以兼之，犹无足为先生异也。楫窃于兹有感焉：先生之于闽，御灾捍患，转危为安，功可谓巨矣！斯岂无赫赫可纪者，曾未闻一语及之，而仅仅纪及于昆虫草木之细事，使后之人识其小而遗其大，艳先生之才而忘先生之功。呜呼！此先生之志也？读是编者，当有以见先生之志，毋徒啧啧先生之才，谓善学周公之多材多艺则可已！

康熙五年丙午季冬受业人汪楫敬书

吾闽自汉武以来，声名始达于中州；自欧阳行周而后，文物始见称于闻人。嗣是以降，历宋逮今，风气日开，地灵日辟，人物之伟特，文章之都丽，山川卉木之奇越，禽鱼货贝之珍异，甲于天下，遂称东南一奥区；其人亦多温雅醇厚，敦笃故旧，称风土之美者，亦必以闽为首。兵兴以来，故家遗俗，犹有存者。栎园夫子当戊巳之际，藩宣八郡，抚循疮痍，存问故老，兴起人文，作新士庶，观风问俗之下，又时时登眺山川，以揽察时物，穷幽极渺，搜扬俊异，如是者几十载，而后晋秩御史大夫以去。故夫子于闽之闻见最广，而于闽乡之留连也独甚。及门之士意其必有纪述而怅未之见也。今年春，予授经夫子署中。一日出一编示予曰：“此予之不能忘情于尔闽者。”予受而观之。凡夫全闽之轶事旧闻，方物土产，大而人文之盛，微而工伎之巧，幽而洞壑之奇，细而物类之夥，事涉隲异，他方所鲜，即群焉传诵，目未及覩者，与夫方言里语，足备博闻，皆征诸睹记，笔以成书，名之曰《闽小纪》。其大要若罗含《湘中》之记，子京《益部》之略，而文采葩流，殆复过之。予虽闽人，顾生长金陵，故乡风土，未尝躬至而遐瞩，读夫子斯记，恍然身游其地，目览风物，与乡里前辈接，坐我于榕荫荔荫之下，啗我以侧生蜆房之奇，而与之谈高曾以上之事也。非夫子之文之工于体物而能移情若是哉！世之读是编者，虽未历吾土，因夫子之记述而想见其风土之闳博，文物之富丽，实与中州大国等，而非复唐以前之闽，而又知其习俗之醇，人情之厚，实首东南列郡，则其有俾闽乘实巨，而又岂仅曰识小已哉！至若夫子长汙之功，乌楼之绩，功在社稷，泽在生民者，固彰彰人耳目间，当有大手笔者起而述之，以附是编，并垂不朽，是固闽人士之责而亦乡父老不忘之心也。予且翘首俟之矣！

温陵受业人黄虞稷谨撰

苏文忠性喜推挽后进，经公赏识者，辄知名当世，品题遂及微草，如胡麻、杞菊之细，苟贤于其类，援笔赋之，声名亦能光显于后世。栎园先生官于闽，闽之中，江山之巨丽者，下吏之贤与人物之瑰异者，经其赏识，获见于诗篇赠答之末，辄负重名。而又勤勤焉拾于众人之所不取，兰娇荔歇，燕舟石背，往往生其地而不能名其物，食其实而不能知其类，先生点染所及，顿生光价。胡麻、杞菊，得遇苏公，皆小物之遭者也。高斋酒半，鼓瑟既希，先生手一编示予。予曰：“骧不贤，请识其小者。”夫小大亦何常名之有！语有之，譬如一柰，于瓜则小，于枣则大。夫道岂有粗妙哉！

康熙丁未夏五海宁后学范骧拜识

张华著《博物志》四百卷，薄海内外，穷极谘讨，即汉宫室制度，建章千门万户，指画成图，而不知显节陵策文，问之束晰，其故何哉？当夫子时，商羊、鸟帑、萍实、土狗、折俎等物，无不知之，乃千古而下，不闻再见，抑又何哉？盖凡尤物之著世也，有数存焉。又必待其人而后因人以著于世，亦有数存焉。故博物如茂先有所不知，而束皙知之。夫子无所不知，亦仅以数者见知，皆非偶然也。若闽物者，闽人知之，天下人不皆知也；闽人知之而无所以品题之、予夺之，犹之不知也。百千年后，有栎下先生出焉。自屈造凌云台手而支略徇；自屈造仙掌铜柱手而绎针铍，即一木、一石、一禽鱼酒茗、一人物之可著称者，皆标识成编，名《闽小纪》，各缀数言写照。摄取魄兆，被之文绣；古雅隽令，数见益新，虽河清一笑者，见即颐解。郭景纯于日用小物，系以铭读之，似索笔未还，殊未满意。然后叹先生好学读书，非独竹

素緗青，触目即领天地之奇作，非偶然也。顾先生犹抑抑乎小其纪。小奚昉乎？易曰：“复小而辩于物。”孔曰：“识小”。思曰：“语小”：皆其义也。然小大实何常之有。小学，小子洒扫应对之事也，而从蒙养得圣功。筮卜，小技也，而本河、洛。田猎，小事也，而寓兵法。礼曰蛾术梵曰莺音，小大亦何常之有。审如是，则先生命之为小纪亦宜。然而余犹有感焉。余尝考天下瀑布有三：蜀《梁山县志》载蟠龙山瀑飞万状当第一，雁宕第二，匡庐第三。然匡庐非泉也，山顶有大壑，久雨壑盈，溢处适当绝壁，故一条界破青山色，久旱则壁有湿渍，迎旭作荧，仅如思妇面上泪痕，然以渊明、青莲辈题咏，天下人无不知者。雁宕，人知之而到者少矣，古名贤题咏又少矣。蟠龙山则并无一人知之矣。由斯以谈，闽物至今日得遇先生，是蟠龙山瀑布所未能望见也，岂偶然哉！然则先生即欲不急授钁以公天下后世，吾知有不能，何也？此更有数在也。

六合晚学孙汧如撰

古今著述繁富，其巨作鸿篇，贮天府，藏名山，固矣。其他散帙丛杂，不伦不经，近皆为《说郛》所收，文字之类是者，如膳羞之有海错，虽不足以充天厨，荐大亨，而选腴录臠，论鼎者必亟登之。栎园先生《闽小纪》一编，盖其流欤？顾较之诸家，要不敌先生之一啻矣。八闽山海之会，山川人物，奇蔚奥譎，琛贝之殷，甲于天下，多中土所未名。南陬之特秀，从来涉其境者，罕能悉之。先生宦于闽者久，其大者，功纪于政治，言见于咏歌，而忧勤之备，述作之多，咸谓其日无宁晷矣。既举其大，即略其细，而无负生平。先生所历之地里，亦恒人所历之地里；所阅之

居诸，亦他人所阅之居诸。而出入进返，既经营国务，复晋接宾游；既跋履山溪，复流连诗酒。自是以外，将为憩休静摄之时已耳！而先生才大而神旺，于公余燕罢，益忘其疲，即更深仆倦，将余同游数子从醉梦中呼起，论订诗文，评陟书画及博古服玩，间至戏剧诸技，竟夕乃已，率以为常。诂意其纪及繁赜，凡足以开耳目，志殊尤者，悉秘之帙、弃之篋，如此其勤哉！昔之人纷然杂出：有纪岁时者，有详风俗者，有志怪者、拾遗者，且疏草木者、笺虫鱼者，或极一生见闻所寓，蒐撮所裒，略成一书，而勤小物则遗大观，掇琐碎则乏煌伟。先生网罗众端，考异也者恒于斯，耀疑也者恒于斯，撷新也者与采荣也者莫不于斯，可谓众说之郛，后学宜从而枕藉焉者。顾先生置诸簏中，积尘有日矣，先生不屑以此自见，余今始得与令嗣雪客辈，启而发视，光怪若洞观蛟宫，因亟寿诸梓。

豫章同学晚弟罗耀撰